



只有读懂战国
才能读懂中国
才能读懂
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

戰國風雲三十年

战国风云三十年



II

二犬争食

许葆云◎著



战国风云三十年

许倬云◎著

二犬争食

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·北京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战国风云三十年. 2 / 许葆云著. —北京: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, 2015.4

ISBN 978-7-5125-0772-2

I. ①战… II. ①许… III. ①长篇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84381 号

战国风云三十年 II

作 者	许葆云
责任编辑	潘建农
统筹监制	葛宏峰 兰 青
策划编辑	耿媛媛 王 维
特约策划	好读文化
美术编辑	秦 宇
出版发行	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经 销	国文润华文化传媒 (北京) 有限责任公司
印 刷	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6 开 23 印张 282 千字
版 次	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125-0772-2
定 价	38.00 元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邮编: 100013

总编室: (010) 64271551 传真: (010) 64271578

销售热线: (010) 64271187

传真: (010) 64271187-800

E-mail: icpc@95777.sina.net

<http://www.sinoread.com>

第二部



二犬争食

目 录

Contents

一	003 绝望的孤城
田	013 与熊虎搏杀
单	021 齐人被激怒了
复	027 破敌之期已近
齐	036 天，终于亮了
	042 世上的事都是这样做起来的
	053 天下第一小人

二

赵魏争霸

069 该把骨头扔出去了

077 赵国早该称霸

087 贵人们糊涂的时候多

096 左右逢源

103 盟友成了仇敌

114 赵王瞒不过鬼神

三

赵王吞了鱼饵

127 和氏璧，秦王投下重饵

138 蔺相如愿做死士

152 小胜与大败

165 大敌当前，不可自乱阵脚

175 赵国被人牵着鼻子走

四 屈服于秦

- 187 再给赵王一点颜色
197 白起拔了光狼城
208 赵国屈服于秦
217 平原君仓皇出逃
228 须贾取宠太子
236 魏国要做仆从了

五 出卖

- 249 石玉割断情丝
262 失信与得宠
276 伐齐立威
289 澠池之会
300 各取所需

六
强楚化为烟云

317 虎狼之师入楚

324 水漫鄢城

332 屠灭西陵

341 白起拔了郢都

352 狂野时代来临

一田单复齐

绝望的孤城

自被燕国大军攻破之后，齐国的城邑乡镇大多已经臣服于燕人治下，曾经逃散的百姓们又回到村落，和往常一样耕织过活，只是如今的日子比往年更艰难了，因为打下的粮食大半被运往燕国，留下的还要先用来供养占据着齐国的二十万燕军。

燕国是个偏远寒冷的小国，在战国七雄之中燕人最穷，虽然亦农亦牧，可贫瘠的土地打不了多少粮食，牧放的牛羊也填不饱百姓的肚子。而齐国却是最富的，这个大国依山傍海，占尽渔盐之利，国内土地肥沃，国人又善于经商，七百年来聚敛起数不清的粮食财富，这些财富如今都落入燕人手中，以至于燕军随便攻取一处城邑，所获之物足以让每个参战的燕人发一笔大财。最让燕人满意的是，享惯了福的齐国人已经失去了野性，全都异常驯服，束手不动，任凭燕人抢掠，就算被宰杀之时也不敢抗拒，最多临死前哭嚎几声罢了。

齐国人原本并不是羔羊，这个建立在东夷故地的大国民风强悍，百姓们以刚烈好斗闻名，所谓“吴王好剑客，百姓多创瘢”，从太公姜尚破东

夷、立齐国，到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，至威王击败魏国，称霸东方，上下八百年，齐国在任何时候都是一个大国、一个强国。可自从威王、宣王称霸东方以来，齐国威震四边，富甲天下，土地越来越大，人口越来越多，物产日益丰富，巨商大贾富可敌国，百姓们衣食饱暖，贵族们风气奢靡，齐人曾经的刚烈血性也渐渐失去，雄风不再了。待到燕军破齐以后，燕人发现只用几千人就能控制一个大县，几百人就能占据一座城池，十几个人就敢到乡间去尽情掳掠，齐人的房舍被燕军将领们整街整坊地夺走，齐人的土地被燕国贵族们成千上万顷地圈占，富人一夜间财富荡尽，大夫、士人举家变成了燕国的农奴，即使如此，齐人还是不敢起来反抗。

这些没有血性的人，连上天也要来摧残他们。

齐国人本来就活不下去了，却又赶上一场旱灾，连着两年雨水不足，粮食产量大减，而燕国索求愈多，税赋日增，曾经富庶的齐国饿殍遍野，且越往东走饿死的人就越多。因为东边的仗还没有打完。有一座叫即墨的小城孤立于百城千邑之间，居然未被燕军攻克。

其实燕军东进之时也曾经攻打过即墨，却意外地未能攻克。其后，凶悍的燕军却再没有一人一骑去攻即墨，任由这座孤零零的小城被七千齐军控制着。

燕人在齐国过得太快活了，有那么多财富可以夺取，那么多羔羊般的百姓可以欺凌虐杀，又何必非要去打硬仗呢？所以燕军只对即墨发起了一次进攻，未能破城，就转去攻打其他城池了。随着即墨周围的棠邑、夜邑、夷维、莱西、平度、高密一个个被燕军夺取，士卒的私囊越来越鼓，而燕国的兵马却分得越来越薄，到后来，已经拼凑不出一支合适的队伍来攻打即墨，干脆就不再理会这座孤城了。

就这么过了整整两年，齐国的局面已被控制住，燕国的将军们开始禁

止士卒任意杀人劫财，而即墨附近的燕将却以“即墨尚未攻取”为借口继续纵兵掳掠。士卒们把进村抢劫说成是“打仗”，军官们把屠戮城镇上报为“攻城”，有了借口，燕人在即墨四周到处烧杀抢劫，毫无顾忌，反正即墨守军也不敢出战。

其实燕人并不知道眼下的即墨危如累卵，弹指可破。

即墨只是一座方圆五里的小城，原有六千守军，燕军仅有的那一轮攻城，已经杀死杀伤两千多守军，最可怕的是，即墨守将也战死在城上了。现在即墨城中已经没有主将，守城的只是百姓们临时拥举出来的一个叫田单的临淄人。

即墨被围的第三年，老天爷还是不肯多下一滴雨。天时已经入夏，城外早被弃耕的田野里，半人多高的荒草都被太阳晒蔫了，即墨周围十里之内已尽数被燕人摧毁，看不到一间完整的房舍，也见不到一个人影。即墨城上的齐军士卒们在垛口的阴影里呆坐着，好像一群毫无生气的土偶。

远处隐约传来辘辘车声，小路上扬起一片尘烟，逐渐靠近城垣，一个军官从城楼里冲出来对着士卒们叫骂起来，当兵的好歹站起身，挺起兵刃，做出一副守城的样子来。

不大会儿工夫，荒草丛里走出几十个燕军，大概是刚从哪里抢劫回来，几辆马车上装满了抢回来的箱笼杂物，从城下两三里外经过。燕人兴致很高，纵声谈笑，甚至都没往即墨城的方向看一眼。

军官站在箭垛前眼巴巴地看着燕人走远了，回身进了城楼。他一走，守城的军士们像被人抽了筋骨一样，一个个又都坐回到地上去了。身后又隐约传来一阵嘈杂的人声，听声音是从城里传来的。于是当官的也懒得出来查看，军卒们更是动也没动一下。



这时在即墨城里，一队军士正挺着长矛沿街巡察，走在队伍前面的是个四十多岁的矮胖子，头戴一顶板帽，身上披的是和士兵一样的扎叶甲，大脑壳，宽肩膀，生着两只粗短的胖手，肉乎乎的圆脸上长着一双细长的眼睛，扁扁的鼻梁，丰厚的嘴唇，留着一副短须，和善之中略带点市侩气，实在缺乏武将应有的威武气概，若不是这一身盔甲，看起来倒像是个买卖人，此人就是即墨守将田单。

其实田单并不是即墨城的守将，也根本不是即墨人。

田单的祖上也是齐王的旁支远亲，一向没得到过重用，到田单这一世已经寂寂无名，只在临淄城里做个小吏。燕军攻克临淄的时候田单带着家眷逃难出来，一路向东到了即墨。在这里，齐国人好歹鼓起勇气和燕军打了一场硬仗，虽将燕军逐退，可即墨守将也阵亡了，眼看这座小城也将不保，危急之时总要有人站出来担负重任，而这次在即墨城里站出来挑头的就是田单。

田单一辈子没当过将军，没上过战场，只因出身贵族，幼时好歹学过些兵法，使得动剑戟，守即墨的时候也和燕军拼过命，在城墙上亲手杀过一两个燕卒，磨炼出一副胆量来。眼看燕国人像狼群一样在城下打转，城中百姓像吓破了胆的羔羊，田单咬着牙站了出来，自称是临淄城里的大夫，接了即墨的兵符印信。为了守城，田单从城里挑选了三千青壮日夜操练，每天早午晚三次亲自带着人在城里巡视，以壮士气，可他却从未领兵出战，甚至连出战的想法都没有过。因为齐国败得如此彻底，千城俱毁，四野狼烟，田单这个没打过仗的将军实在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办。只能每天在城上城下巡来巡去，等着有一天燕军杀到城下，就提着头颅和他们拼一场，死了也就算了。

在即墨城里和田单一样心思的人并不多。百姓们无论如何是不肯死的，他们宁愿苟且偷生，于是家家关门闭户，每个人都在屋里院里到处掘洞，

埋藏金银，收集粮食，打算燕军一破城就钻进地洞躲藏起来，在他们想来，只要能把自已变成一只藏在洞里的老鼠，就可以避过燕人的掳劫虐杀。

在死气沉沉的街巷间穿行，听着各家房门后噤噤嚅嚅的耳语和忙乱的刨土声，田单又气又恨又是灰心，转过街角，却见当街摆着七八只酒坛，一群男人手里端着盛酒的陶碗，挤在一起听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说话，远远就闻见一股熏人的酒气。田单几步抢上前去，厉声喝道：“你们在这里闹什么？”

给田单这一声吼，人群立时静了下来，那位正在高谈阔论的老者忙端着酒碗凑上前来笑着说：“将军听说了吗？燕王职死了！百姓们都在这里庆贺，将军来得正好，也和百姓们一起喝碗酒吧。”

燕王职死了？此事田单果然不知，可只是这么一个消息还不至于让田单乍惊乍喜。他不接那老者手里的酒碗，冷冷地说：“燕王职死了，燕国自然有太子继位，这有什么值得庆贺的？”

“听说燕太子继位后囚禁了相国邹衍，燕将乐毅听到消息，连夜逃到赵国去了。此二人一去，眼看燕国就要大乱……”

老者所言田单闻所未闻，也不知真伪，而此时他的心思更不在此。

这一年来困守孤城，内忧外患，早已把田单逼到急处，压抑烦躁，自己也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，根本没把话听完，瞪起眼来厉声打断老者：“邹衍被罢，燕国还有公孙操和剧辛！乐毅出走，燕国还有司马骑劫和栗腹！齐国的城池还被燕人占着，即墨还被燕人围着！你这老贼却在这里说什么‘燕国大乱’？我看燕国并没有乱！倒是咱们齐国人一个个在街上发疯，好像燕王罢了一个乐毅，齐国就有了盼头？有你这样的人在，齐国怎能不亡！”

田单的几句怒责把一街百姓都吓得缩头缩脑不知如何是好。看着齐国



人这副没出息的样子，田单更是怒不可遏，一把推开挡在面前的老者，指着街上的齐人吼道：“我看你们这群东西，简直连猪狗都不如！”

无缘无故被田单骂成猪狗，那老者也来了火气：“将军这是什么话！”

“你想听什么话？偌大齐国竟被燕军一击而破，六百万子民被二十万燕人踩在脚下，几十万百姓做了燕人刀下的冤鬼，你们这些人勉强还有一丝活气儿，就聚在这里喝酒，以为没有事了？你们这些恬不知耻的东西不是猪狗是什么！燕王职死了你们在这里庆贺，齐国先王被楚人杀了，新君被燕人围在莒城，你们怎么不知道伤感？乐毅被罢了你们庆贺，可燕人在即墨城下烧杀掳掠，你们怎么不出城去和燕人拼命？庆贺？庆贺什么！难道齐国人都是这般毫无廉耻，毫无人心？燕人的刀没架在脖子上，你们就不知死，等燕人打破城池冲进来，那时你们这些东西无非束手而立，任人宰割！”田单一把从老者手里夺下陶碗，“啪”地在地上摔个粉碎，“都滚回去！哪个再敢当街聚饮搅闹，老子把他从城墙上扔下去，让他跟燕国人喝酒去！”

田单这一顿臭骂，顿时把一街的百姓全赶散了。

在大街上对百姓们发了一顿脾气，田单心里的怒气仍然难平，刚回到府里，下人来报，有两个百姓自称从莒城来求见。听说有人从齐王驻蹕之地赶来，田单急忙唤他们进来，想不到走进来的正是刚才在街上向自己敬酒的那个老头子，身边还跟着一个健壮的中年人。

刚在街上被自己骂了一顿，想不到这个老东西毫不知耻，竟然又找上门来了，田单忍不住怒气勃发，厉声喝道：“你这死不了的老畜生还敢来见我！”

见田单不问情由张口就骂，那老者也有几分恼火：“将军为何如此置

骂老夫？若只是因为老夫当街庆贺燕王之死，这也过了。”

田单并不是个暴戾的人，一时气头上破口乱骂，被老人说了一句，自己也觉得不太合适，好歹把语气放和缓了些：“你受何人差遣，到即墨来有何事？”

同是亡国奴，小节上就不能计较了，既然田单收拾了脾气，那老者也就不再怪他：“老夫鲁仲连，曾在稷下学宫任祭酒，但早已辞去官职，只是一介布衣，这次到即墨并非受人差遣，只是想与将军共守城池罢了。”又指着身边的中年人说：“这位侯嬴先生是位墨者，专为拯救即墨百姓而来。”

鲁仲连早年曾在临淄城外稷下学宫做过祭酒，与同样担任过祭酒的赵国大儒荀况并称山东两大名士，天下知闻，田单自然也听过他的名字。而墨者助弱锄强，同样闻名天下，更不用说。这一下田单又惊又喜，忙向鲁仲连和侯嬴行礼：“原来是鲁连子和墨家高士到了，即墨危如累卵，田单束手无策，还请两位指教。”

虽然一见面就挨了两顿责骂，可鲁仲连心里却很赞赏这位有血性的将军，脸上也有了笑容：“将军困守孤城，可知外面的消息？”

“即墨被围已久，内外隔绝，只知先王被楚人所害，新君在莒城继位，燕军围困莒地，尚未破城，其余不知。”

国家危亡之际，唯血性之人可以救难，田单性情刚毅如虎，又能礼下于人，眼下齐国需要的正是田单这样的人。但不知此人谋略如何，于是鲁仲连故意问道：“齐国全境俱毁，仅莒城、即墨未破，将军独守即墨也有年余了，燕人似乎并未来袭，将军以为是何故？”

“燕国是北地小国，大概无力灭齐，故意留下莒城、即墨，一在南，一在东，是给齐人喘息之机，待燕军巩固了在齐国的势力，再与我王订城

